

抗戰報告劇

尤兢編選

抗戰戲劇業刊



戲劇叢刊之一

抗戰報刊

尤兢編

陳壽林
如見
志
上

如
志
生
之
志

上海
新華
書局

上海新華書局志刊



抗戰報告劇

目錄

「七二八」的那一天.....	夏衍（一）
排演說明.....	（一四）
在烽火中.....	沈西苓（一五）
排演注意.....	（二一三）
開里弄會去.....	子 幽（二四）
排演注意.....	（三一）

掃射

..... 陳白塵 (三三)

排演注意

..... (三九)

專門造謠

..... 方 岩 (四〇)

排演注意

..... (四六)

上前線去

..... 凌 鶴 (四七)

排演注意

..... (六一)

三江好

..... 集濶改作 (六二)

排演說明

..... (八〇)

「七二八」的那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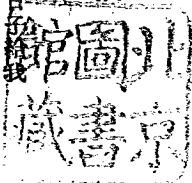
夏 衍

××××，這兒是××廣播電台，下一個節

目，是××劇社播送的無線電播音劇本「七二八的那一天」。『七二八』就是七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我們當局斷然的拒絕了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們提出的無理要求；這一天，勇敢的二十九軍，開始全面的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抗戰；這一天，我們忠勇無敵的將士用他們的血肉，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坦克車，大砲，毒氣拚命，在開戰五小時之內，奪還了他們經營了快一年的豐

台諸位要記住，九一八、一二八，這兩個日子，我們中華民族的是無上的恥辱，那麼我們可以說，七二八這一天給我們的却是無上的光榮。我們要保持，繼續發揚這種光榮，我們要發動全民族的抗戰，把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領土的海陸空軍趕出去！

現在，播音就要開始啦，請諸位記住，這幕戲，不實在可以說，這件實實在在的事實，可以發生在上海任何一條街上的街堂裏面。你們諸位住



的弄堂口不是總有這麼一家烟紙店嗎？那麼就假定是烟紙店吧。店堂裏，老闆在做生意，老闆娘抱着小孩兒在吃西瓜，一個十四五歲的徒弟，在打瞌睡，熱天的下半年，這本來是很難免的。時候，是下午一點半。街上很鬧熱，電車汽車的聲音，常常從店門口經過。好哩，現在戲開始了，聽烟紙店的老闆在做買賣。

老闆 不不，十七個半也不能賣，十八個銅板二塊，不論那一家，全是一樣。我們做這生意，一點兒也沒有好處的，賣一箱，祇能賺一只木箱子。

女人 我前天才買過的，明明是十六個一塊：

老闆 那是外國貨，我這兒也有，我不要十六個，

賣你一毛大洋兩塊，可是貨色有高低……

女人 中國貨比外國貨強嗎？你說？

老闆 那當然，這是老牌！

女人 我到別家去買給你看。

老闆 你能十七個買得到，我兩塊掉你一塊，哈

……哈……

男子 (性急地) 快，鞭砲，鞭砲！

老闆 (對徒弟) 阿根，媽的，又睡了，做生意！

男子 快，鞭砲！兩毛錢！

徒弟 什麼牌？

男 噯，(大聲地) 你聽的嗎？我要鞭砲！快！

小孩 炮仗大的五個……

小孩數人 (七張八嘴) 快大爆仗頂大的……

：小的也，兩毛，我一毛，這個大的多少

老闊 上面(遠遠的爆竹聲……)

錢(等等)

老闊 什麼今天放爆竹……(對他妻子)今

徒弟 師父，爆仗快賣完了……

老闊 天是幾時啊?

老闊 還有多少?

老闊 六月廿一，陽歷七月廿八，喂，電燈發快

徒弟 炮仗都在這兒哩!

老闊 要去付啦!

老闊 快，利萬昌祥去拿一點，快，喂，媽的，死東西，騎了腳踏車去!

一女人 快，百子炮，一毛大洋!

老闊 快，漲價啦!漲價……

老闊 什麼的，大家買炮仗又是蔣總司令……

老闊 喂，喂，究竟是什麼事啊?

女人 快快怎麼一毛大洋祇有這麼一串?

行人 (興奮的聲音) 打勝仗，打勝仗，東洋人

老闊 哩，這幾年火藥貴啦。

打敗啦!

老關 什麼，東洋人打敗啦？

老關 號外者，號外，大晚報號外，三個銅板……（過

去）

老關 喂，號外，號外……媽的，生意好嘍，連日來

也聲啦！喂，你去買一張快！

老關 你自己不會去買嗎？

老關 我要管店呀！

老關 管店，我不是人嗎？

老關 （大聲）喂，號外，號外……

老關 （沙嗓子）時報號外，一大張三個銅板，

呀——三個銅板，今朝特別消息……

老關 快快……

小孩 爆竹……頂上的，中國兵打勝仗嘍！

老關 （讀報）我軍克復豐台——廊坊亦已

收回，豐台日軍向西南潰走，我軍奪獲坦克

車三輛。

老關 喂，你說什麼？

老關 哈哈，哈哈……哈哈……

老關 你說呀，什麼事啊？

老關 中國兵打勝了，克復豐台，收回廊坊（想

起似的）喂，快把炮仗收起來，不賣了，不賣

了！

老關 爲什麼？

老關 我們自己放自己放！

(爆竹聲……)(號外聲)

老闖娘 你發瘋啦？什麼……

老闖 哈哈，中國也有這一天！也有這一天！喂，再

來一張號外。

行人甲 別買啦，我已經買了一張……

老闖 不，我要自己買。喂，號外，一張，還有別的吗？

好，大美，民報，立報，還有嗎？

行人甲 噯，消息都是一樣的，買這麼多……

老闖娘 你瘋了嗎？

老闖 不，(分給人家)你們大家分着看有什麼

麼新消息嗎？好好！得瞧！我軍俘獲敵機

七架！媽的，東洋鬼子也有這一天！我的氣

也出了媽的，一二八的時候，你炸我們，把我

的屋子，我的店，都炸光。我的小平，小平的奶

娘，都炸死。媽的，你現在，你現在……

行人乙(女) 喂，廊坊東洋人死傷兩千！

老闖 好，兩千！今天兩千，明天兩萬！

行人丙 可是，我看有點靠不住……這消息……

老闖 什麼？

行人丙 那兒有這樣容易呢！豐台是日本的

本營，他們有兩萬……

乙 大本營，小本營都要奪過來！

丙 不要太高興，我看有點靠不住……一二八

的當時，說白川大將死啦，不是也放過一陣

炮竹嗎？

甲 那時候就是人家嘴裏說……沒有號外，
這不是中央社的電報？

老閻 (怒聲) 這樣的好消息，你說靠不住，難道一定要中國打敗仗靠才得住嗎？放屁，亡

……亡國奴……

丙 什麼，你罵人……

老閻 亡國奴，我罵你，罵你。

丙 誰是亡國奴？出來，混蛋，我揍你！

老閻 揍我？(走出來)

老閻娘 喂，你瘋了，不准打……

丙 國來，國來，媽的！

甲 (大聲地) 大家不准打，咱們都是中國人，

爲什麼要打呢？

乙 (從旁) 有本事打東洋人去！

衆人 對，有本事打東洋人去！

甲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咱們要大家聯合起來，

像一個人一樣！

老閻 你講得對，可是我說，一定說，這消息是真的！

你以爲中國人打不過外國人嗎？我的這

雙眼睛親自看過，過一二八的時候，一個光

身的十九路軍，着兩個手榴彈炸了一座

東洋的裝甲車！

丙 (有聲不覺) 這祇是說，不要太高興，我

的話沒有錯……

丁（女） 喂，讓一讓，香煙，兩包金鼠牌！喂，生意不做了嗎？

老關 噢，什麼牌小金鼠好！

丁 我頭快！

老關 （把錢一回收）沒工夫我，拿去吧！白送，白送……哈哈……

老關 什麼，白送……

老關 今天我請客，小意思，哈哈……（大聲地）

真高興！也有這一天，中國翻身了！把那些鬼

東西打出去！統統打出去！

甲 打出山海關！

乙 趕出奉天！

丙 不够不够趕出整個兒的東四省！（拍手聲）
徒弟 （回來）師父，萬昌祥說爆竹全批完啦，

大的，小的，統統賣完啦！

老關 什麼，你手里的是什麼？

徒弟 這是我自己買的，我要放嘻嘻……

老關 你買了這許多，錢那兒來的？

徒弟 師父給我去剃頭的（擦洋火，爆竹聲大作）

作）

老關 好，連拖鼻涕的國根也高興，咱們中國真

要翻身了！（正要講下去）

丁 （附近的店員，拿了一張號外瘋了似的奔

過來) 打啊, 打啊! 第二次號外, 我軍克服通

州, 中央機大隊北上, 轟炸日軍!

老關 什麼?

甲 中央機我們的飛機

丁 對, 中央機大隊, 大隊, 就不止一架哈, 你瞧!

「轟炸日軍」這樣的字, 我看了幾年報, 從

來還不會看見過!

老關 我們的飛機! 好透啦, 我們的飛機也動啦,

炸, 炸, 把鬼子都炸光!

丙 (感激) 啊, 總有這一天, 我們自己的飛機

也去跟敵人作戰啦! 老關, 來一瓶啤酒!

老關 好, 白送, 白送, 我請客。阿根, 什麼, 阿根那兒

去啦? 阿毛娘拿啤酒。

老關娘 (把啤酒重重的放在櫃上) 三角半!

老關 別管, 別管! 來, 拿杯子, (開瓶聲) 來, 大家

喝一點, (人聲吃啤酒哪, 老關請客, 等等)

慢慢, 別搶, 來, 喝乾! 中華民國萬歲! 萬歲! (衆

人和着)

丙 受了東洋人幾年的氣, 今天一天就……

甲 那止幾年! 咱們中國受東洋人的氣, 受他們

的欺侮, 已經四十……四十二年啦! 四十三

年之前, 東洋人奪了我們的高麗, 割了我們

的台灣; 二十年之前, 東洋人向我們提出二

十一條; 十二, 十三年之前, 東洋紗廠打死顧

正紅，鬧出南京路大慘案；七年前，攻打我們的東三省，跟着我們上海人子子孫孫也不會忘記的一二八，東洋人打開北，殺死了千萬萬中國人，轟炸燒毀了全開北江灣吳淞……的房產和財產；前年，東洋人又在冀東收買漢奸，造出一個傀儡國……

小孩聲 印度阿三來啦……

甲 現在，又要把整個華北……

阿三 去去，又要嘩啦嘩啦

丙 阿三，去加得里，馬得里

甲（演說口吻）我們中國人受東洋人的欺侮，已經受到盡頭啦，我們不能再忍耐，我們

要抵抗，我們要使東洋人知道中國的厲害，要他們知道我們中國人不是隨便可以壓迫、欺負的奴隸！

衆人（拍手）講得好！

小孩 哈，阿三也在拍手了，看看！

衆人（起哄）阿三，阿三！

（腳踏車鈴聲，一個人騎着腳踏車經過，嘴裏喊着）

人 同胞注意，請大家遵守秩序，勿要在馬路上

障礙交通……（去）

丙 媽的，打仗，還管什麼交通……

老國（大聲地，學着甲的演說口吻）今天，我

們住在上海的人才能抬起頭，挺起胸，大搖大擺的在街上走。中國人打敗了東洋人，中國人不是亡國奴！中國……（突然的）阿

根，阿根……

徒弟 什麼事？

老闆 騎腳踏車，到虹口去看一看，今天東洋人

是個什麼樣子，還能像平時一樣的看不起

中國人嗎？

衆人 （拍手）好，快快！

阿根 得——令！（腳踏車鈴聲）

衆人 （拍手聲）

（無線電聲，雜音，一會兒變成蘇聯）

老闆 （忿忿的）媽的，今天還聽蘇聯（一旋

——無線電發出微微的聲音）噫，這是中

央電台報告消息！

報告者 （女聲）我們今天得到的勝利，一半

是由于兵士的勇敢，一半是由于敵人的小

看了我們的力量。他們將我們中國的四萬

萬人，看做一盤散沙，永也團結不起來；他們

以為我們中國人可以隨便的由他們離開

利用。可是，諸位同胞，敵人的看法，完全錯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不是前清光緒二十一

年，東方的睡獅，已經醒也；我們已經團結起

來，組織起來，我們已經準備用我們的血肉，

來保障我們的國土，敵人從那裏來，就從那

里將他打出去！

衆人（叫好）打出去！打出去！

老閩 不要吵，聽！

報告者 但是，諸位同胞，你們一定要知道，今天
旂開得勝，我們當然高興，可是離開馬到成
功，前途還很遙遠：敵人還有幾十萬的兵，幾
百架的飛機，幾十艘的兵艦，盤據在中國的
領土之內！我們還有三千萬的同胞，千萬里
的土地，抓住在敵人的血手裏面。我們的解
放戰爭方才開始！聽我們民族的解放戰爭，
方才開始，我們今天打了一個勝仗，不要過

分的驕傲；萬一明天打了一次敗仗，也用不

着過分的悲觀！我們已經打定主意，和我們

的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不到中國完全解放，

這戰爭永也不會罷休！諸位，戰爭方才開始，

我們要完全勝利，還得經過很艱苦的鬥爭！

我們要盡我們一切的力量，使我們的勝利

很快地實現。我們要趕快組織起來，準備全

國規模的抗戰。同胞們，血鐘已經響了！四十

年的憤怒，已經是爆發的時候了！起來，勝利

是我們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現在讓我們

喊，中華民國萬歲！

衆人（合聲歡呼）萬歲（爆竹聲）

甲（站起來）諸位，方才無線電報告裏的話，我們應該緊緊地記在心頭：勝不要驕，敗不要怕；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

衆人

好！

甲 但是，兄弟在這兒還要請諸位注意：抗戰已經開始了，今天報上說蘆溝橋抗戰死傷的

將士，現在還沒有很好的醫治和救護。他們爲了保護國土，很光榮地盡了他們的責任，可是我們在後方的民衆，能讓死了、傷了的勇士們沒人理會地躺在戰場上嗎？

老關

不能！不能！

甲 對，不能，絕對的不能！我們要有錢的出錢，有

力的出力，把救護傷病憊值遺族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浪費一個錢，不要浪費一分力，後方民衆組織起來，參加各界抗敵後援會的工作！

衆人 對，對，大家去！大家去！

老關 好，你講得對，這是小店今天一天收入的

錢，現在完全捐出來，（銅板角子聲）去救護盡忠報國的兵士！來來來，大家捐，大家捐，這麼熱的天氣，在戰場上打仗，已經够辛苦啦，受了傷，不是更苦嗎！我們不能旁觀！

甲 對，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受傷的全是我們自

己的兄弟！

衆人 大 捐（擲錢聲）大家捐！

甲 不要讓戰士們有後顧之憂

老關 對，全中國四萬萬人站在他們背後！

衆人 （擲錢）把錢收起來！

甲 把錢收起來！送到前方去！

衆人 送到前方去！把錢送到前方去！

拍掌聲，擲錢聲……

× × × × ×

「七一八的那一天」這個播音劇，已經完
了。諸位聽了，一定會有很深的感慨。平津一帶天
氣很熱，中午的太陽簡直像火燒一樣。我們忠勇
的士兵，冒着這樣的酷暑，在灼熱的沙場裏，用他

們血肉之軀，在跟敵人最殘忍的新式武器拚命，
他們的那種辛苦，請你們閉着眼睛想一想！他們，
等待着後方民衆的慰勞、激勵和救護，我們趕快
湊起錢來，從一個銅子兒起，集腋成裘，積土成丘。
好老太太，從您開始，小少爺，奶奶，小姐，來來，把錢
都集起來。對啦，還有王媽，李媽，阿二，一個也不
要漏掉，把錢集起來，交到你們看的不論那一種
報紙的報館裏去，他們就會給你收條，把你們的
大名在報上發表；同時就會很可靠的把你們的
錢送到前線去。

× × × × ×

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從一個久別幾年的友

人處談話。來聽隔室播音機報告時事，振奮不能入睡，因作此劇。次日一覺醒來，始知片勞全非，渾如一夢。將此稿在此發表，一以表示我對於現代統制化了的新聞政策的驚嘆，二以表示我們書生見解依舊忠厚愚笨，不足以談觀察也。

——七·三十再記

排演說明

這個報告劇可以在舞台上演出可以在電

台上播送。

在舞台上演時，可先由一人作個幕前報告，跟着打閉幕。劇中報告的話，可用應場（效果）人作假的播音機（道具）的撥動中，說出來。處理劇後的一段說明（尾聲）有兩個方法：一是由幕前說明人來說明，募捐一事先佈置人在觀眾中，待閉幕後，立起來演說，舉行募捐。

全劇的調子要演得活潑輕快，手法宜素樸道勁。

在 烽 火 中

在 烽 火 中

沈西苓

人物：

難民
漢奸
日本兵
夫
婦
老母
老人
其他

母 天啊！這些強盜，東洋鬼子，把我們的房子全燒了，東西全搶了！叫我們怎樣活下去呵！……（哭）叫我們怎樣活下去呵！……？

夫 媽媽，東洋鬼子就是想要我們活不下去，他們才這樣用大砲、飛機來殺我們的呢！他們就搶我們的地方住，搶我們的東西吃了。

母 天呀，天爲什麼不閉眼呵！菩薩在那裏呵！

婦 媽媽，你不要叫了，菩薩不會顧到我們的，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中國軍隊不是已在給我

們報仇了嗎？我們現在還沒有逃出火線，快

點逃吧，東洋鬼子說不定就會衝上來了。

母 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坐下來哭。）

夫 媽，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等死啊，媽，那些強盜

們，是會亂殺人的。媽，你走不動，我來背你好

不好？

母 呢，你們先逃吧，我這條老命不要了，讓那些

殺人的強盜殺了算了。

（老人慌張地上，因受刺激太深，精神恍惚

的樣子。）

老 呢，快點逃啊，你們還在這裏幹什麼？要給東

洋鬼子看到就完啦。

夫 （見老頭兒流着血）啊，老伯，你受了，我

給你包紮一下吧。（從他女人那兒拿了一

塊手帕給他包上。）

老 謝謝你……你們一家……

夫 是，我們是從吳淞逃出來的，已經有二點鐘

沒有停過腳。——老伯是從那裏逃出來的？

老 我，我從寶山逃到這兒的。唉，淒涼啊，我們一

家，祇剩下我一個老頭兒了。我的兩個兒子，

兩個媳婦兒，和還有許多許多同逃出來的

人，都給東洋鬼子，一排槍，打死了……

（乾哭）我們逃出寶山城，想從那兒逃到

楊行去，可是正遇到了一排東洋鬼子，把槍

在 火 中

「對着我們不許我們動，要我們靠牆壁排隊，我們只好排隊。……他那些強盜，鬼，把我同我的七歲的一個孫兒，還有老的小的拉開了。……他們就……就一排槍……咳……我的兩個兒子，媳婦兒，就這樣……我親眼看他們倒在地上了。死了一共有二十多個……」

婦 老伯，那麼你的孫兒呢？

老 孫兒……孫兒見他媽媽一倒，他哭叫起來也給東洋鬼子毀了。

夫 老伯，別傷心了，我們反正只有一條命，留得活的，給他們拚。他們從審，殺起殺到北

母 我，不要我……

婦 媽，你把身體都靠在我身上吧。（她把媽的手臂從她的頸背後圈過去。）媽，走吧，媽。

夫 （幾聲槍聲。）媽的，真的那些鬼子們又在開槍了。媽，快點

走吧。

(他們走不多幾步，後面有幾個難民逃上前來，或者從觀眾裏面逃跑出來，嘴裏叫着「快一點逃呵，快一點逃呵，東洋鬼子追上來了……」——「啊呀——逃呵。」其中有的在流血，有的背了負傷的同伴。他們也跑有了沒有幾步，日兵和漢奸上場。日兵的多少可由演員多少而定。)

奸 (上場) 站住，誰動，誰就死。(同上來的兩個日本鬼子把站在頭裏的幾個打了幾槍柄，就走到婦身前。一個鬼子指着婦：「啞西，啞西。」(好的意思)說着，就把老婦一把

推在一旁老婦一倒，婦也跟着倒下來。)

夫 (由怒轉到柔順) 老爺，我們是逃難的，求求您，老……(拍的一槍柄。)

母 老爺……(又是拍的一槍柄)啊(悽慘的呼號。)

婦 媽媽! (要想很快地扶起她來，却突然的被一聲喊驚住了。)

東 「八加」走! (用槍作要刺的樣子)

奸 過來，(一拉，女衣服拉破了，倒在另邊)哼，不中用的東西。一個東洋鬼子去拉她，摸她的臉。)

妻 救命救……!

夫

(此時已忍無可忍，突地瘋狂似的) 強盜，你們這殺人的強盜！你們搶我們的土地，你們燒我們的房子，你們……(話還沒有說完，已經帶一個東洋鬼子一槍柄打着了，接連的幾下，夫嘴裏流出血來——預備好的東西。) 啊！啊！……你……強盜……(此時老婦從地下跪仆下去)

母

老爺……救救命，我的孩子……老爺……啊呀！(一刺刀老婦給殺死了。刺刀是做就的刀頭，可以縮進去的，但如沒有這件特別道具，只要留心，不這樣做也可以。)

夫

媽……

婦……(哭叫)

東 八加去(拉了婦走)

婦 (哭叫) 媽……大哥……(被拉了走)

夫 (爬起來，瘋狂地) 殺啊！你……這些強盜漢

奸呀！你們搶我的女人，殺我的母親，火燒我們的房子，霸占我們的土地，我們總有一天要翻過身來。殺呵！(瘋狂似地仆過去，難民中也有着的同着喊「殺呵！」)

東 八加(反身過來開鎗或槍刺，有兩個倒下，

其中夫仍在叫：「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一起往上衝，我們中國人沒有死盡呵，不願作亡國奴的起來呵，我們要報仇呵，殺呵！我們

中國人是殺不完的啊！我們只要一條心，我們要報仇！殺呵！突然，殺呵，殺呵的呼聲響應起來了，接連地「殺呵，衝呵，殺日本狗子呵！」一個巨大的聲浪從弄中傳出來了。日本兵和漢奸慌張的想逃，中國兵已到場，變方格鬥！

羣

——好呀！我們的弟兄們來了。

——好呀！我們打勝仗了。

——殺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的人起

來呵！

——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們起來

呵！

——我們弟兄們來啦！（此時中國兵已將日本兵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中國兵回原地，難民也陸續增加，觀衆也算在內。）

班 諸位同胞，東洋鬼子已經給我們打死的打

死，趕跑的趕跑。我們中國人，不管老百姓和

軍人，只要一條心，抗戰到底，那怕東洋鬼子

軍火好，我們是不怕的，最後的勝利總是屬

于我們的。

——對了！我們要一條心！

——我們大家要幫助弟兄們作戰。

——我們用大家的力量來打倒東洋軍閥。

班 好！我們趕快把受傷的同胞們救起來，送到

後方去。（大家動手）

羣 好，我們大家來。

班 再把漢奸帶過來。

兵 是。

班 好！你當漢奸，爲了你一個人，出賣了全村的
老百姓，你這狗入的！

甲 你出賣了我們全村的人，你把我們的家毀

了，你把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殺了，現在你

也該後悔吧！你這狗入的！

——我們打這個狗入的漢奸！

——我們打這個狗入的漢奸！

——打呵！打漢奸！

——打呵！打這個王八蛋！（大家動手）

班 諸位同胞，請等一等，兄弟要說句話。

羣 大家聽班長說話！

班 諸位！他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整個民族，出賣

了中華民國，我們應該打死他。但是我們打

死了他一個是不夠的。他們一定有很多的

同黨，我們要從他身上找出更多的漢奸來。

我們更要嚴重地對付他。

羣 對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要他說出同

黨來。

——我們要捉盡漢奸！

——我們要殺盡漢奸！

——我們要大家聯合起來檢查漢奸！

班 對了！我們現在是站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不願意死，不願意做亡國奴，便得和敵人拚命。我們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要一條心。同胞們！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羣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班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打倒侵略我們的

日本軍閥！

羣 打倒日本軍閥！

班 我們還要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羣 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歌：

（此時大家很可以合起來參加合唱。）

（一）

同胞們，快快起來殺敵人！他們已經扼住我們的咽喉，要我們的死命。

我們——要不一條心，把這些強盜賊子趕出去，眼見得，血肉橫飛，全村燹灰塵。

（二）

同胞們，快快起來，捉拿漢奸們！他們已經引狼入室，認敵作父親。我們——要不一條心，把這些漢奸賊子捉起來，眼見得，國亡無日，奴隸準做定！

（三）

同們胞快濟濟！大家起來打倒東洋狗，捉拿漢奸們。大家一條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到底，保衛國土，全靠我們每個老百姓。

排演注意

(一) 此劇在街頭、在台上都可以演。時間短，是爲了適應現在的環境。

(二) 演員的情感應提得很高，可並不一定需要熟練的演員，只要有熱情，都可以演。

(三) 劇中日軍與中國軍可以任意增減。同時，他們出場、下場，最好都有個隱蔽的所在，如弄堂之類，使觀衆不致跟了跑。不然會變了滑稽劇的。

(四) 儘可能用各地方言演。

(五) 口中流血等等，要演得使觀衆看不出假來。動作快一點就是了。

(六) 地點最好是曠場後面有弄堂的或斷牆之類，槍聲可在後面傳出。

開里弄會去

子幽

人：

根福娘

根福嫂

桂英

黑衣者

童軍

羣衆

景 弄堂裏的後門口，根福娘坐着騎孩子，灶披

間里有自來水聲，聽得出有人在洗衣。

娘（根福娘） 噫噫噫……倪小孫孫要醒覺

噫！……

英（桂英）（由弄口走來）好婆，夜飯吃過

哦！根福嫂呢？她沒有做工去吧？

娘 在里頭洗衣服，你找她做啥？

英 哦！有點事情，好婆，新近我們這弄堂里組織

了里弄居民聯合會，要每家派個代表去參

加。我想你家根福在做工，你家後樓只有兩

個孩子和一位老祖母，住在亭子間的那個

人，日裏整天不在家，聽說他要到半夜里才

去會弄里開

回來的，所以還是請根福進去一趟吧！能幹，也很會說話的。

娘 不滿你說，桂英，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女人

家在外面瞎跑瞎跑的有什麼好處呢？

英 好婆，你放心好啦！去開一回會，討論些事情，

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停歇我送她回來好嗎？

娘 不，桂英，你一個人去吧！我們沒有工夫，現在

她在洗衣服，一會兒燒了夜飯，還要餵孩子。

你還是到別人家去叫人吧！

英 好婆，這個弄堂里每家都應該派一個人去

開會，商量本弄的事情的。可是七八十家之

中，肯去的只有十幾個人，她們情願開在家

里睡覺，或者打打小麻將，而……

娘 是呀，吃了自己的飯，誰有工夫去管別人的

閒事呀。

英 好婆，這不事「別人的閒事」是我們自己

的正經事情。我桂英吃的也是自己做工換

來的飯，你……你老人家怎麼……

娘 你把我们這一家抽出來好啦！比如我們不

住，在這弄堂里，又怎樣呢！

英 不住在這弄堂里，那我們就不會來跟你老

人家嚕囉了。不過別的弄堂也一樣有居民

聯合會的組織的。每家都像婆婆的意思，抽

出來不算在裡頭，那根本就不……不……

娘 不！不要再多說啦！（生氣）我們沒有工夫。

英 好婆，你先別生氣，我不是跟你吵嘴來的；如果根福嫂真沒有工夫，也只好不去。不過這聯合會開成了，並不是我桂英一個人有好處的。

娘 開這種斷命會，有啥好處？你倒說說看，有啥好處？（睜開了眼睛，像要吃人一樣）有好處的事情我爲啥不放她去呢！

英 （心裏暗自好笑）好處嗎？多得很哪！譬如我們這弄堂里各家相互担保，都是好人，不讓壞人——漢奸進去搗亂。不然漢奸，

不去報告，給查出來了，那二房東就受累呢！

娘 ……

英 假如東洋飛機來用炸彈，我們就一道想法子避免他。（低聲）要是全弄有一家不熄燈，給他看見了火，那全弄的人都要炸光呢！

娘 ……

英 譬如東洋兵放臭砲，（即毒瓦斯）我們都沒有錢買幾塊錢一副的防毒面具（低聲）就是幾角錢一副的也買不起呢！那我們就要求居民聯合會辦一個防空防毒講習班，教我們不買面具也可以防毒的法子。還有，

去 會 弄 里 開

要每個人都懂得……

娘 够了够了，這裏木來太太平平的，你希望有漢奸來搗亂是不是？東洋飛機還沒有甩炸

彈，放臭砲，你希望他來是不是？

嫂 （根福嫂到後門口）媽衣服洗好了，夜飯

也燒好了，孩子讓我來抱吧！轉眼見桂英）

桂英，爲啥不來裏邊坐坐？

娘 孩子睡着了，讓我自己去吧！你看好門，不要

走開。（進去了）

嫂 曉得了。

英 （低聲）我來喊你一道去開會的，說了半天，你婆婆不让你走。

嫂 她脾氣固執得很，停歇讓我來跟他說說看

橫豎事情做完了，孩子睡着，去一趟也不要

緊的。

英 我是這樣說呵！不知道現在有幾點鐘了。六

點一刻，開會的辰光快到了吧！

嫂 才五點多鐘，還早呢！這次開會，預備討論點

什麼呢？

英 想在弄堂口出一張壁報，開個防空防毒聽

講班，還要選舉幾個幹事。

嫂 我很高興去開會，你坐一會吧！等她出來說

我跟我說說看。

（飛機聲，兩人側首聽）

娘

（突然出現，在後門口，手里仍抱着孩子。）

桂英，你還沒走呀……（火起臉對，對福根

嫂）把孩子抱到床上睡去，當心些。（福根

嫂懊惱地抱着孩子下。）

娘

桂英妹，你快一個人去吧！別再在這里嚙嚙

了。要再不走，我要不客氣了……

英

好，你別弄錯，我不是要根福嫂出去做壞

事。好，那末我就走了，還有三家沒有去請過

呢！

黑

（黑衣者滿頭大汗，急匆匆喘着氣上。）好

婆，晚飯還沒有吃過吧！（往裏面走去）

娘

沒有呢！你……（見人已不在，沒有說下去）

英

什麼路道，急急忙忙的，後面又沒有人來追

你？

嫂

媽！夜飯燒好，衣服洗好，孩子睡了，你讓我出

去一趟好嗎？

娘

不准去，你就不能去。再嚙嚙也沒有用！

英

你看見亭子間里那傢伙，剛才的一副吃相

嫂

沒有，我只聽見他「碰」的一聲把門關了，

我孩子給嚇了一跳。

童

（童子軍，也是滿頭大汗的）對不起，問個

信，你們看見剛……有個穿黑香雲紗衫袴的

人，去過這兒嗎？

娘

你尋他作啥？

童 他是漢奸，方之東洋飛機來了的時候，有人

看見他放信號。我們追上來，他轉了個灣，不曉得逃到這兒來沒有？

娘 不曉得，沒有！

嫂 你作啥要說沒有呢？暗藏漢奸是有罪的。

童 對了，暗藏漢奸是有罪的。

嫂 （對童軍）你自己上去看看，亭子間里那個人是不具？（童入）

娘 呵！那亭子間的殺千刀是個漢奸嗎？（低語

思索）暗藏漢奸有罪，（突然著急）那我們要緊吧！我們要緊吧！桂英妹？

（屋里有碰門的聲音，喊開門。）

英 不要緊的，好婆，你心里別著急，我們跟他既

非親，又非眷。他出了錢來租房子，我們早先也不知道他是漢奸，談不到暗藏。好婆你放心好嘍！

（喊開門，開門和着敲門的聲音）

童 （在內）呀，人呢？亭子間里的人呢？

黑 （很快的，從客堂里逃出，桂英根福嫂兩人

抓住他的左右臂，給他一酒，兩人跌得遠遠的。根福娘撲過去，自己先跌在地上，拼命抱住他一只脚。桂英和根福嫂又撲上去，抱住他的左右臂）他媽的！

桂英和根福嫂 （同時高聲喊）捉漢奸呵！捉

漢奸呵！

娘 殺千刀的，原來你是漢奸！

童 （急忙追出來，撲去一把領圍，把漢奸抓住，

羣衆要擁去打他）不要打！不要打！讓我來

查查他看，有沒有證據。（從他口袋裏搜出

日本銅板一枚，暗記號紅布一塊，及鎖匙一個。）

羣衆 （一看有證據，）有證據，他確實是漢奸，

我們打！我們打！

童 慢打！慢打！把他送到巡捕房轉送到軍法處

去，你們把他抓住，讓我再到他住的地方去

搜搜看，有沒有別的更重要證據。（下）

娘 有罪嗎？（聲音發顫）有罪嗎？我剛才剛說

的不知道，沒有這個人，要緊嗎？

嫂 媽！你到里頭去踴踴吧！你進去吧！（羣衆抓

緊漢奸，在騷擾中，聽得清幾個人的談話

聲。）

——所以我們要有個里弄居民聯合會的組織
呵！不然東洋飛機再來，讓漢奸放個信號，一

炸彈我們全死光。

——對了，今天下午六點一刻，本弄就要開一個

居民聯合會，每家相互担保，把不三不四，沒

有來歷的人撞出去。

英 好婆，你聽見他們說的嗎？有了里弄居民聯

去會弄里開

合會就可以少吃這些苦。

童 (搜出綠電筒，彈炸一) 好！証據更多了。

這是夜里東洋飛機來時放信號的，這是要炸死我們老百姓的。我們把他送到巡捕房去吧！(童軍緊抓漢奸，羣衆跟着下。)

開會的時候快到了，我們大家去開里弄會好的，老朱一道走。

英 哦！根福嫂，你去嗎？你問聲好婆婆看。

嫂 媽，你讓我去開會嗎？一回兒就來。

娘 (還是索索抖着，兩手捧住了臉，坐在矮凳上，拾起頭來，眼珠轉兩圈) 好的，你去吧！就回來吃晚飯。(完)

排演注意

(一) 首先要把握的，是劇中人的性格：

(1) 根福娘是典型的自私、頑固而又卑怯的老婦人。

(2) 桂英是我們習見的熱心的救亡分子。

她可說服人的耐性，她感覺靈敏，頭腦沉靜。

(3) 根福嫂是「這樣的婆婆銀鍊出的這樣的媳婦」，她知道這樣去做她應該做的事，她更慣于怎樣去對付這寶貝的婆婆。

(4) 黑衣者雖是沒有什麼話，但是他一上場就必須是有聲有色的漢奸才對。

(二) 排演者應小心處理捉漢奸那一個場面，
動得有力而不可混亂。亂打一陣來討好觀
衆是最失敗的法子。

(三) 羣衆的話不可亂雜的聽不清，也不能呆

板得爲背台詞而說話。

(四) 婆婆的發急和最後的說話，不能演來叫
人發笑。

掃射

陳白塵

馬路上牆腳屋場，靜悄悄地沒個人。遠處隱約見到沙袋等防禦物。附近傳來槍聲。

一羣難民從另一牆角後輕步掩下，東探西

望，想逃過去；但又畏首畏尾，趑趄不前。

突然一聲槍響，大家都蹲在牆角下不動了。

從遠處跑來兩個日本兵和一個漢奸。

日本兵一：（端槍衝過來）什麼人，是？

（大家都退縮着不敢講話。）

日本兵二：（兇惡地挺着刺刀）支那人殺！

難民一：（挺胸）我們都是逃難的！

日本兵一：唔？（轉頭問漢奸）好人壞人——

他們？

漢奸：（搖頭）靠不住。難民專會搗亂！

難民一：（抗議）我們都是好人！

漢奸：哼，好人——我看你們都是便衣隊！讓我

搜！（逐一搜查難民身上，搜不出什麼，隨手

就是一拳，打倒在地，然後再加上一腳。日本

兵便隨意用槍桿刺刀毆打着，難民們忍痛

呻吟，不敢出聲。漢奸搜到一個抱着孩子的

女人，便過身亂摸。

女人：（驚叫）哎呀……

漢奸：（嘻皮笑臉地）嘿，媽的，還沒碰着哩，就

疼啦？

難民一：（憤怒地衝過來）媽的皮你幹嗎？

漢奸：（轉身對他一拳）你敢反抗？（對日本

兵）他要反抗！（日本兵槍刀齊下，將難民

一打倒在地。）

日本兵一：好，你們敢反抗大日本好！（再打。）

女人：（想衝過來救護）哎呀……

漢奸：（一拳推倒她）滾你媽的！（日本兵一

二互相耳語。）

日本兵一：（舉槍向衆）跪下！都跪下！

（難民都互相望着，沒有跪。漢奸跑來在

個人腿灣上一踢，叫難民們都順牆跪下，連

仆在地上的難民一，都被勉強扶起，跪着。）

日本兵一：（向漢奸）給你的！

漢奸：有！（掏出手槍。）

日本兵一：看好他們！——跑了一個，打死你！

漢奸：（拍胸脯）好交給我！（舉手槍向衆）

動一動，要你們的命！

日本兵一：（向二）走，搬機關槍來，掃射！

（日本兵一二下）

難民中老頭子（驚惶地看看同伴）機關槍？

殺我們？

難民們（驚惶失色）機關槍……

漢奸（得意地）嗚，機關槍——一排子彈，把

你們都掃掉！

難民們（驚叫）哎呀！

（女人手中的孩子也哭起來）

漢奸（大叫）別嚷！

老頭子（向漢奸哀求）大爺……大爺……

您不能救救我們麼？

漢奸：放屁！不許講話！

老頭子：大爺……可憐我們都……都是好人，

都是無家可歸的老百姓，我們都沒有犯法

漢奸（暴躁地）不許講話！不許講話！

（大家默然，向日本兵去處張望，有恐怖色）

老頭子（停一會又咕嚕着）大爺……

漢奸（不理他）

老頭子：大爺……我們不都是中國人麼？

漢奸（大聲叱止）放屁——住嘴！

老頭子（泫然淚下）大爺……你不是也有

父母麼？

漢奸（沒理他）……

老頭子：大爺……你不是也有兄弟姊妹，也有

妻子兒女麼？……

漢奸：（大怒）老三！你再說我打死你！

老頭子：（痛苦地）我左右都是死了！大爺，你

是中國人，我還是死在你的手裏！我不願意

死在日本人手裏！

漢奸：（氣得沒話講）我偏叫你死在日本人

手裏！

老頭子：唉……我就死在日本人手裏罷……

可是，大爺……你也有父母兄弟，也有妻子

兒女，您就不替自己想想麼？

漢奸：（向老頭子虛踢一脚）放屁！

難民一：（向老頭子）爸爸！你跟他說什麼！

——他是漢奸！

漢奸：（對難民一狠狠地踢一脚）滾你媽的！

——放屁！

老頭子：（痛苦地）大爺，你別踢他，看日本兵

來了，您行好，莫把我打死了罷！我要死在

中國人手裏呀！

難民們：您打死我們罷！我們……

漢奸：（恐怖而憤怒）不許噪……（日本兵

一二上，抬來一架機關槍。）

日本兵一：哇哇哇哇什麼事體？

漢奸：（吞吐）沒有什麼……

日本兵二：站開！（架好機關槍，預備放。）

日本兵一：（弩笑着）支那人送你們回家！

去（叫口令）「——二——」

漢奸：（突然擱住）慢點……

日本兵一：（大怒）什麼事體——說！

漢奸：（指難民一）除了他，是個壞蛋；別的都

是老百姓，放了罷！

日本兵二：說什麼，你

們？
日本兵一：（盯住漢奸）唔，你說的——放他

們？
漢奸：（陪笑）是的，放了他們罷！

日本兵一：你要放他們？

漢奸：（笑）是的，是的。

日本兵一：（隨手一槍，將漢奸打死）狗東西！

（難民大驚。日本兵二扶機關槍）

日本兵一：（踢開漢奸屍）「——二——三」

（機關槍向難民羣掃射。一陣驚狂號之

後，難民們全都倒身在自己的血泊中。）

（日本兵停了機關槍，癡笑着立起來，用脚

踢那一具具屍首。踢女人，女人還緊抱孩子

不放，痛苦地呻吟著。）

日本兵二：這個，這個沒死！

日本兵一：（一刺刀戳進女人胸口）殺！

女人：（大叫一聲，倒身在別的屍首上。但孩子

還緊抱在手中。）呀：

日本兵一：（審視）哼哼！（用刺刀將孩子戳

死，隨手高高地挑起來，大笑）哈哈！

（孩子狂叫一聲，手足舞動了一下，死了。）

（女人聞聲自屍身上撐起，按住創口，想來

奪孩子，日本兵故意退一步。）

女人：（狂叫一聲）哎呀！（又仆在地上。）

日本兵一：（將孩子摔在較遠處）去罷！

女人：（再拾起頭來，向孩子屍身處跑去）……

日本兵二：（等女人爬到孩子跟前，抱住他，

便一刺刀戳死了女人。）哈哈……

（日本兵抬機關槍下。）

（難民一漸漸拾起頭來，茫然四顧，慢慢爬

到漢奸身邊，拾起他的手槍。）

難民一：（向觀眾）諸位弟兄們！別再逃難了！

逃難是死路一條！看見嗎？（指屍首）我們

都是逃難的！逃到鬼子機關槍底下來了！逃

也是死。不逃，也不過是死——我們幹嗎要

逃？有一條命，不能跟鬼子拚一拚麼？

觀眾中應聲：對拚一拚！

難民一：好！怕死的不得生，拚死的才得活！兄弟

們！（舉起槍）誰要死裏求生，就走！跟日本

鬼子拚命去！

觀眾：（一擁而上）走！跟鬼子拚命去！

（衆人隨難民一向日本兵處衝下。）

附記：戲是到這兒完了，但演戲者的工

作並沒有完，大家隨難民一齊衝下去以後，怎麼辦呢？——首先，得把羣衆組織起來。所以，演這幕戲以後，應該抓住羣衆情緒。隨即開個討論大會，進行一個民衆組織。——萬一做不到這點，起碼也得接着來一次演講，把這意思宣傳一下，演劇者的工作才能算完畢。

作者

（九月七日）

排演注意

這個劇本的主題是描寫敵人的殘酷，我們應該死里求生。排演者首先得把握住這點來處理全劇。強調以老頭子爲代表的難民的哀求苦惱，以顯出日寇和漢奸的殘暴，暗示逃和哀求是死路一條。這樣，最後難民一醒覺的呼號，才更有力量。

全劇情緒始終很緊張，演出的調子要快。

專門造謠

方岩

人：

衙堂巡捕

娘姨

難民甲、乙

難婦

青年演講員甲、乙

聽衆若干

小孩

景：

一個寬大的衙堂口，牆壁的一面，掛着召租的佈告牌，牌上貼着些破碎的淡紅的召租

條子。街口浮動着出來觀風的居民。

難民（放下肩上的包袱，站在街口。）

巡捕 嗨！走，走，這兒不能再留啦！

難民甲 謝謝你，讓我們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她

們（指女人和小孩）的兩條腿，的確不能

再走了！

巡捕 不，不，這兒又不是難民收容所！快走！（揮

手）

難婦 謝謝你，讓我們耽擱一會兒。

娘姨 怪可憐的，（向巡捕）這兒空着你就讓

他休息一會兒吧！

捕 唉……（不响，仍看報。）

娘姨 （同情地向難婦）你們打那兒逃出來的？

難婦 我們從羅店逃出來，兜了一個大圈子，走了一天，到這兒。

娘姨 真可憐！你們那面情形怎樣？打得很利害吧？

難甲 利害，前天晚上起，槍聲炮聲一直沒有斷。差不多激戰了四十小時。

捕 （很關心似的）日本兵打退沒有呢？

難甲 沒有？

娘姨 是不是我們吃了敗仗？

捕 沒有什麼，咱們打倒現在快半個月了，從來沒有打過敗仗！

娘 可是我們少爺看的外國報上，說有五萬東洋兵，在吳淞上岸，中國兵曉都不曉得。

難乙 外國報也不一定可靠。我們就打吳淞江灣的側面逃來的，那面有很多中國軍隊，東洋兵要大批登陸，絕對不可能。

捕 這一定是日本兵打了敗仗，就窮凶極惡！

難甲 或者是漢奸造的謠言！

捕 你們那兒也有漢奸嗎？

難甲 多得很。它媽的，就是吃漢奸的苦。要是沒

有漢奸，東洋兵就不敢打算上岸！

姨娘 漢奸真害人！一個人什麼事不好做，要做

漢奸。

少爹 （在樓上，探首出窗喊）姨姨，你到對面

煙紙店去買一份洋文報，快一點呀！（丟下

一輔幣，姨姨急下。）

難乙 這些漢奸真是不要錢不要命。人家都逃了，

他們就躲起來，東洋祇要化幾塊，他們就

給他們引路，探軍情，放信號，讓東洋飛機來

轟炸，羅店的慘劫，是日軍的殘暴，也可以說

全是漢奸作惡。

難甲 聽說東洋兵在虹口、開北吃了敗仗，沒地

方洩氣，才拚命到我們那兒去轟炸，要登岸。

捕 你們那兒中國兵多不多？

難乙 起先小川沙一個中國兵也沒有。

難甲 羅店也祇有一百多個。不過他們都很忠

勇，聽到東洋兵要來，就四面埋伏，等東洋兵

衝到，一聲喊「殺」，四面的兵都出來，嚇得

東洋兵東逃西竄，狼狽不堪。

捕 倒殺得痛快。你們都是羅店來的麼？

難乙 不，我小川沙，他（指甲）羅店我們相隔

祇有十二里路。

難婦 （撫着小孩，孩時哭。）你們不要只管談

下去，也得找點東西給小孩兒吃吃，免得餓
老是哭。

雞甲 急什麼呀，前線的將士兩天一夜沒有吃

東西，也沒有餓死。

雞婦 他到底是小孩兒呀！

捕 那麼說來，中國兵又打了勝仗哪？

雞甲 勝是勝了，也不必喜歡。這次東洋兵空中

有飛機助戰，後面有軍艦，大炮掩護，咱們祇

剩這一點兒兵，犧牲一定很大。

（娘姨拿着外國報要過去，又關心地駐足

聽他們說。）

雞乙 聽說我們這一百多弟兄，真勇敢，死不肯

退一場激戰下來，祇剩下了四個。

雞甲 東洋兵死得更多，差不多死了兩千人。

捕 日本兵最怕死，偏偏又來送死！

娘姨 這麼說，我們少爺看的外國報上，簡直是

在造謠。

少爺 娘姨報有沒有？

娘姨 喲……

捕 不是造謠，就是跟日本吹牛

（青年模樣的演講員二人上，手執隊旗及

地圖等。）

捕 （有意向青年搭話）外國報上說有五萬

日本兵在羅店一帶上岸，他們（指雞民）

剛從羅店逃來，說並沒有這回事。我說外國報簡直是替日本兵吹牛。

青甲 你的話很對！

捕 (得意地)……

青乙 其實外國報的消息，不一定絕對準確，中國報的消息就完全不可靠。這一種迷信外國報紙的心理，現在我們應該完全打破它！

難乙 對！我們應該信任政府，應該相信中國的報紙。

青甲 除非洋奴漢奸才不相信。

青乙 就像這次，大家以為日本兵器好，飛機利害，一定打勝仗，可是事實怎樣？

捕 日本兵全是些膽包，一遇到中國兵，就只會像搗蒜似的叩頭。

青甲 (一面說，一面拿出一張滋滋瀝瀝形勢圖訂在召租牌上，許多人注視) 至於相信五萬敵兵能在這兒(指地圖)上岸，簡直是毫無常識，沒有這種容易的事。

聽衆 對！那有這麼容易！

捕 這麼說來，他們那個地方，確是很重要！

難甲 是呀！因為近海口，水陸交通又便利，可說軍事上必爭之地。

青乙 (拿出手中的報紙) 今天報上就這麼說：「在我軍俘獲敵軍的軍用地圖中，敵軍

會以箭符標明由主力軍進攻的記號。」

青甲 各位這因爲羅店是在太倉、嘉定、瀏河、楊林口、寶山、吳淞、真茹之間，離崑山、小川沙很近，敵軍倘使佔領了這地，東面可出擊太倉、瀏河，南可襲吳淞、寶山，西攻真茹，截斷我京滬線，包圍我閘北、江灣的軍隊；至於北面，可以進窺嘉定，直搗崑山。地勢這樣重要，我軍決不至於輕于放棄。

雜乙 那兒的兵實在太少了。

雜甲 要是沒有援兵開去，恐怕……

青甲 不，我們的援軍多得很多，方才在路上我遇到一位從前線剛回來的記者，他說今天下

午三點半鐘，已有×師軍開到，而且由作戰極有經驗的一位兇將××將軍來指揮。我想不久就可把殘餘的敵軍，趕出羅店，趕出上海的。

痛： 那時候你們也可以回去了！

雜婦：（憤恨地）不過，我們的家已成了焦土，嗚呼！

青甲： 焦土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應該在焦土上面產生出新的東西來。

雜乙 那我們更該回去，幫助我們的軍隊，在我們的家鄉，築起更堅固的堡壘。

青乙 對，我們應該幫助我們的軍隊，在我們的

家鄉，在全中國築起更堅固的堡壘。

少爺

（在樓窗口撕報紙）媽的，專門造謠！

（聽衆愈聚愈多，交通被阻，巡捕出來勸走。演講員取下了地圖走了。難民們走出了街堂，又在馬路上行走了。）

（完）

排演注意

（一）這是一個活報，活潑而扼要地報導了當時羅店的情形和外國報紙的態度。

（二）應用活潑的手段來排演，速度要高。

（三）抗戰以來南北西各戰線上類于劇中

寫羅店這樣的情形，是常有的。演出者可以把新發生或當地的事情改進去，代換這劇中的內容。假使當地沒有人看外國報紙，那末可以不必提到外國報紙，用漢奸造謠，或某守軍放棄某地等事實來作主要的內容。這劇的形式是可取的。

上前線去

凌鶴

在路旁，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工人帶着他的十歲左右的兒子走來。

子：爸爸，我走不動了。

工：那我們就在這兒馬路旁邊歇一會兒罷。

（他把背上的被包放下來）就坐在這個被包上。

（兒子坐在被包上，工人就坐在地上，悲哀

而憤怒地呆望着前頭。路上的行人在他們面前

來去，有的停着不走。）

子：爸爸！

什麼！

工：……（沒有聽見。）

子：爸爸！

工：唔。（隨便地，眼睛仍望着前面。）

子：爸爸！……

工：（生氣地搶着說）有話說罷，儘叫喚些

子：（不敢作聲）……

工：（質問地）說呀，有話幹嗎又不說了呢？

子：（懦怯地）我……肚子餓……

工：又是肚子餓？爸爸從早上到現在……唉！

……（從懷裏摸出一個大餅）得了，這，還有一個大餅，你吃了罷。（把餅給兒子，自己吃着落在手掌心裏的幾粒芝麻。）

子：（他接過餅來就咬，可見他餓得很厲害。可是看見父親只吃芝麻，他又難過起來了，看看手裏的餅，想給父親）爸爸，你不想吃你餓了一天啦。

工：你吃得了，不用管我。

子：我把你吃。

工：（望着兒子手裏的餅，想去接又縮回了手）怎麼啦？你不要吃？

子：我吃不下。

工：還是你吃罷，回頭又壞肚子餓。（決心不吃。）

子：我分一半給你。（撕了一塊大餅放入父親的嘴裏。他到底一口吞了，低下頭來咀嚼。隨後他將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很苦痛也很感動。）

子：（嚼着餅，撫摩着父親的面頰。）爸爸，爲什麼我們中國兵還不把東洋鬼子撵走呢？

工：唉，還沒有這末快吧！

子：你不是說中國兵打贏了，我們就可以回到虹口去嗎？

工：（想了一下，很決然地。）唔，中國兵會打

勝的！

子：那末什麼時候打勝呢？明天就把鬼子兵
撵走嗎？

工：明天那我怎麼會知道？

子：爸爸，明天我們還不去，媽媽一定要找
不着。

（一個老人走來，聽着他們說話站住了。）

工：怎麼你媽媽還會在虹口嗎？我看……

子：我要媽媽！

老：怎麼他的媽媽……

工：前天下午我跟他媽三個和同弄堂的許

多人剛逃出來……

老：（搶着說）怎麼到前天才逃呢？那兒不
是打了好幾天嗎？

工：前些時候，我們那兒只聽見遠遠的砲聲，
以為不要緊，沒有逃出來。其實想逃也沒有辦法，
租界上的房子租不起，搬場的車錢都沒有，可
是有錢樣，破東西又捨不得，沒有辦法就耽擱下
來了。後來愈打愈近，我們五六天躲在家裏不動。
到大前天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東洋兵從楊樹
浦那邊退到我們家前面的那條馬路上了……

老：啊？東洋兵打败了？

子：啊！叔叔說是在高郵橋打败了，逃到東
亞藥廠路的。

老：好痛快不給他們顏面看，那還了得。

工：老人家，你才不知道，我們逃出來的時候真危險呀！走出弄堂去一點就是日本兵，他們

一看見我們中國人就殺……

子：日本兵放火燒房子，我們家隔壁的幾個

弄堂全給他們放火燒了。

工：那時我一看情勢不對，與其留在房子裏讓火燒死，還不如冒險逃出去罷。我把留在弄堂裏的人全叫出來，告訴他們，趁着燒房子的烟很大的時候，大家衝出去，日本兵不一定看見的。我背着這個被包帶着這孩子走在前面，我的老婆拿着衣包隨在後面。我們跑得很快，火燒房子的

濃烟熏着我們的眼睛睜不開，快跑到我們中國軍隊防地的時候，日本的機關槍咯咯的響着，我們許多人嚇得拼命亂跑。女人們哭哭啼啼，小孩兒們叫爺喚娘的大喊大嚷，有的跌倒在地爬不起來，有的就踏在人身上海跑過去……

老：哎呀……噴噴……

工：就這樣有許多人給衝散了，等我們爬到了中國兵口袋後面，有二十幾個人不見了。

子：我的媽媽也不看見了。

老：哦！

工：我一看他的媽媽不見了，就打算再回去找，可是一個弟兄一把拉住我，怎麼樣也不讓過

去說是再過去一定得打死要我們立刻跟着幾個帶路的弟兄從江灣大場，真茹繞到這租界上來。

老：那末他的媽媽到底是衝散了還是……

工：誰知道呢？要說衝散了，那一定會到租界上來，可是我這幾天每一個難民收容所都找過了……

子：那些地方的守門的不讓我們進去看，我只好

好在門外喊媽媽……

老：這也難怪，他們防備漢奸進去哩。

工：難民收容所里沒有，我又到這條馬路，那條馬路上去找，可是也沒有看見她的人，誰知道

是死是活呢

子：爸爸，你不是說媽一定還沒有逃出來嗎？工：沒有逃出來，那末這幾天打得那樣利害，

還會有人嗎？

子：（緊抱住他父親）媽媽！（傷心地哭了）

工：（也流出眼淚，安慰孩子）別哭，孩子，假如你媽媽真的給東洋鬼子打死了，你就怎麼哭也不會活轉來啦！

（許多路人都圍聚着聽他們講話）

老：哎，還是往好處想罷，碰着這樣遭劫的年輕，只好自寬自解一點啦！就說我媽，要不是逃得早，到今天也留不住這一副老骨頭啦！

工：老人家，你是那兒逃來的？

老：我家住在楊浦呀。十二號早上，風聲緊

得很，我就帶着我的女兒逃到法租界的親戚家裏來。可是許多東西都來不及搬，這幾天，在那兒日本人拚命的放火，燒得那末厲害，又沒有方法去看看，恐怕那些東西全沒有啦。

工：有錢有親戚家裏住，還有什麼說的呢？可是我就連搬家的車錢都沒有，教我怎麼能逃呢？

老：話是不錯，可是顧到了人顧不到東西，又有什麼用？我辛辛苦苦一輩子，置了一點產業，這末一來全完啦！

呀。

工：你不是說十二號早上麼？那還來得及搬

老：來得及搬？一幢平房造在自己的地皮上，能够搬嗎？沒有兒子，只好自己替自己預備後事，花了八十幾塊錢做了一副棺材，這怎麼能够搬到親戚家裏去呢？再說我只有一个二十歲的女兒，下年出嫁，總想替她弄得體面一點，辦了一並紅木嫁妝，這又怎麼來得及搬呢？全完啦！

工：他媽的東洋鬼子！我們中國，不管有錢的沒有錢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全給他們害得沒有法兒活啦。不過只要我們老百姓大家一條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怕沒有方法把鬼子

擡出中國去。

老：對，只要一家齊心，我們人多兵多，我們幾個拚他們一個，總可以打得過他們的。

工：他媽的，假如我現在有一根槍，我一定到虹口去打他媽的狗舅子。那一帶的弄堂馬路，我沒有一個地方不熟識，東洋鬼子藏洞到狗裏去，我也可以把他們拖出來。

子：爸爸，我也去，我去帶媽媽出來。

（爸爸很感動的把孩子抱起來。）

老：孩子，你太年輕，你快長大起來，再去打鬼子罷。

工：老人家，你看我這孩子不是沒有出息的，

可是等到他大了再和鬼子去打，那我們早就亡給鬼子啦。把鬼子撵出去，是我們這一件事，不然，我們簡直沒有看見我們的孩子們！

老：這樣說，我們老頭子更沒有臉見他們！

從前滑到如今，日本人在中國橫行霸道了四十年。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沒有大膽的把矮鬼撵走，到現在他們更來作踐我們，殺我們的人，搶我們的東西，燒我們的房子，強佔我們的土地。我們死了，連埋葬的地方都沒有了。別說對不住他們年輕的孩子，就是你們這一代，我們又何嘗對得住呢？他這孩子要跟鬼子打，我這老頭子應當拚了老命了！

抗戰報告劇

工：不，你太老了，他太年輕，保守祖宗留下來的國土，留給後代兒孫，搗走日本強盜，奪回給鬼鬼搶去了的土地，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只是手裏沒有槍沒有刀，看見鬼子沒有法兒殺，這才够氣人哩。

（工人的朋友阿大走進來，見他在，立刻擠入人羣。）

阿：喂，你在這兒啦。我那兒沒找有到，想不到會在這兒碰上了。

工：你找我幹嗎？阿大，這幾天你看見我的老婆沒有？

阿：怎麼啦？你還在找你的老婆？

工：怎麼不我呢？假如你有老婆也給鬼子兵衝散了，不知是死是活，你能不找嗎？

阿：那我以為在這樣的年頭，還是沒有老婆的好。

工：這小子，慣說風涼話，別人心裏急得什麼似的，你到跟我開玩笑。

阿：誰開玩笑呢？老實說，你要是沒有老婆，孩子拖着，你一定能做出許多了不起的事情來。

工：這小子混蛋，你在罵我老婆死是不是？

阿：不用我咒，老兄，日本鬼子要她死，你就拖也拖不回來。

工：你這是什麼意思？（逼近他。）

阿：沒有什麼意思。

工：是不是你已經知道了鬼給鬼子殺死啦？

（執着他的手。）

子：爸爸！（一種可怕的預感使他恐怖起來，

扯住爸爸的衣裳。）

阿：我……（想說又不敢說。）

工：（幾乎是瘋狂地執着他的胸襟）說她

怎麼啦？你一定知道的。

阿：（從驚懼到玩笑）我怎麼知道呢……

笑話，她又不是我的老婆。

工：（鬆開了手，頹然的坐在被包上。）去你

的，人家跟你說正經話，你偏要開玩笑。

阿想不到你的老婆這樣要緊的。

老：這可難怪，那一家的事，想想幾天

太平日子呢？

工：阿大，你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的老婆待

我的好處，你就怎麼樣也不會知道啦！我們一同

受苦受難的過了許多年，給東洋紗廠的工頭打

罵，開除，可憐她沒有過一天舒服的日子，假如現

在就這樣給鬼子宰了，那她這一輩子簡直太冤

啦。

老：哎，算了罷，從前的事還提它幹嗎呢？心地

好的人，觀音菩薩是會保護的。

子：阿大叔叔，你不是說我媽媽沒有死嗎？

工：摸着孩子，頭頂，但頭地還活着才好。
子：一定的，媽媽不會死的！
阿：得了，我們別談這個罷，我跟你說，我打算
當兵去，你也去嗎？
工：當兵到那兒當兵？
阿：當別動隊，就是義勇軍。你去不去？
工：去，這還不去嗎？
阿：真的？
工：怎麼不真的，誰還騙你。
阿：那末跟我走。
工：就走？
阿：當然就走。

……怎麼辦呢？
工：那不成，我的老婆還沒有下落，我的孩子，
子：我跟你去。
阿：你也去？
工：你怎麼能去呢？
老：對了，一定得把他安頓好。我看還是送他
到難民收容所罷。
工：讓他自己一個人去？
子：不，我要我也去。
工：我怎麼能去呢？我要打日本鬼子去。
子：救媽媽出來，是嗎？
工：（又感動地抱住他）是的，爹爹去把東

洋兵搵走，把你媽媽找來！

阿（背過臉）咳……（偷偷地嘆了一口氣。）

子：不，我一個人不到難民收容所去。媽媽不在這兒，你又不領我。別人要欺負我的（少停）爸爸，回頭我到馬路上去討飯了，你打仗回來，到那兒去找呢？再也看不見你了！（少停）爸爸，我也跟你去打仗好嗎？

工：哦！孩子，你怎麼能打仗？你大小啦……

子：不，我不是已經很大了嗎？我會放槍，我會拿刀砍下日本兵的狗頭！我跟你同去把媽媽接回來！

工（不說話，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緊。）

老（流着眼淚）這個孩子真行，有了這樣的孩子，不怕倭鬼兇，中國是一定不會亡的。

工：阿大，我還是不能去。

阿：不去？

工：你看我怎麼能丟下我的孩子呢？

老：假如他的媽媽在這兒，那就好啦！

工：還是讓我再找幾天，等我找着了他的媽

媽，我就跟你去罷！

阿：這真是做夢，老實跟你說罷，你老婆死啦！

工：立刻受了極度刺激，什麼？死啦？誰說的？

阿：今天見榮，他跟我說，就是那天我們

大家逃出來的時候，你老婆走在後面，日本兵拚命的放機關槍，榮根的媽媽眼看見她胸前中了子彈，
[下]

子：媽媽……媽媽……啊……（大哭起來）

工：（抱着孩子）死啦……死啦……她到底給打死啦！（完全失望地）可是阿大，你爲什麼先要瞞住我呢？

阿：有什麼好說的？反正已經死了，告訴你反而難過，可是你老忘不了她，就誤了你的正事，那我只好老實說了。

去，一定去，還有什麼不去的？我去殺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我要去給我老婆報仇！

（放下孩子，立刻就要走，但給孩子扯住了。）

子：爸爸……爸爸……

工：別哭！（推倒他跌在地下）你的媽媽都給鬼子殺了，你還有什麼哭的呢？

子：爸爸……爸爸……（哭得更利害）

工：（到底父與子的愛使他苦痛起來）這教我怎樣辦呢？

阿：怎樣辦？你不會想想，到底是國家的事大，還是兒子的事大呢？中國亡了，你留下一個兒做亡國奴，又有什麼意思呢？

工：我明白你的道理，我怎麼會不明白呢？我拿我自己說，我在東洋廠裏做工，我還不受夠了

他們的欺負嗎？我爲了罷工給他們抓到巡捕房去，我給他們趕出工廠來。我失業了兩年，我差不多到快要討飯了。現在我的家給他們燒了，我的老婆也死了，我還不明白誰是我的仇人嗎？我要殺盡那些野獸，吃牠們的肉我才甘心！可是我的孩子呢？他怎麼樣呢？我打死了到沒什麼，我是預備死的。可是他呢？他不能死，他是中國的後代，中國要管他們這一套好好地強起來……那末我怎麼能丟下他不管呢？

阿：你交給難民收容所，再不然送到貧兒院去不是一樣有人替你管嗎？

工：可是他不肯去呀。

阿：這有什麼呢？不肯去也得要他去。爲了救中國，現在是要每一個壯丁都到前線去的時候（少停）把我們的孩子交給國家，讓社會把我們的孩子養大。這是政府應當做的事，我們是不必担心的。

子：爸爸，我不要你走，媽媽死了，你又丟下我不管嗎？

老（對工人）：你把孩子交給我罷，我沒有孩子，我就把他當作我的孩子，當作我親生的孩子。怎麼樣？你看好嗎？

工：真的嗎？

老：怎麼不是真的呢？我的家給日本兵燒了，

就連我的棺材也給燒了，我恨鬼子嗎？可是我年紀老了，我不能上前綫去打。你們年輕人能爲國家盡忠，不怕死，我還能不幫忙你們嗎？無論怎樣，我的家，燬了，今後得過苦日子。可是只要我今後不給鬼子的流彈打死，只要我還能活幾年，使我窮到街上討飯，我也得把他領大成人！怎麼樣？放心嗎？

工：放心！這還有什麼說的呢？

阿：老人家，你真太好了！

老：老的老了，年輕的還太年輕，跟鬼子拚命，還全靠着你們這一代。如今老的帶着小的，讓你們壯丁很放心的到前綫去，這是我們自己的

事情現在只問孩子，他願不願意跟我去。

工：孩子，你跟着這位老公公去好嗎？

子：（哭泣着點頭。）

老：好，就跟我走吧，讓你爸爸放心去打鬼子。

（牽着孩子的手，欲走。孩子又奔向父親，吻着他的臉。）

子：爸爸，什麼時候你領我回去呢？

工：（重重地吻着孩子）孩子！只要爸爸不

死在前綫，總會再看見你的！

老：你放心罷，朋友，我家住在楊樹浦路五十六號，等你打勝了回來，等你把鬼子走掉了以後，我會回到那兒去的，你不是還可以領他回去嗎？

「不，人家，我很放心他在我身邊。」大和

你身邊。大有什麼兩樣呢？我這次去是備

犧牲的，我決不……了。再要看到我的孩子在戰場

上貪生怕死。老人家，請你帶他去罷，請你教給

他，中國的後代決不做亡國奴。國的後代在給

砲火轟炸過的大地上，將新的中國建設起來！這

樣，他們父母叫犧牲，才是十分光榮有意義的了！

（對阿大）好，我們走罷！

阿走！（同下。）

子爸爸……爸爸……

（完）

排演注意

（一）本劇寫得頗細膩，上演前不但須要排演得相當純熟而且必須提高情緒，以增強力量。切忌平平而過，草草了事。

（二）全劇的大動作較少，排演者更須注意地位，以免呆板。

（三）全劇發展是這樣：

（1）父子對話是介紹。

（2）由老頭子加入談話而開展。

（3）阿大來後是全劇的主要部分。高潮在阿大說出工人妻的被殺之後。

（四）最好是配點適當的槍聲砲聲來增強戲的氣氛。

三 江 好

(這是根據陳鯉庭先生所譯愛爾蘭格麗高萊夫人名著月亮上升改編的)

劇本：何逸
王逸 集體改作

時： 不久以前。

地： 偽「滿洲國」境內一碼頭。

人： 偽滿警長

偽滿警甲

偽滿警乙

人(即三江好)

景：

夜。天空有着稀疏的星。月亮還沒有上來，一
排有鐵鍊的欄杆，橫在河邊。舞台正面的左

方，是一個下碼頭的石級，台右是一條通鎮
市的道路。碼頭上，橫七豎八放着三、四隻油
桶，貨箱。

(幕啓，一陣皮鞋聲自遠而近，繼而手電筒
的閃光，閃一閃向碼頭上射來。兩個警察，
一個提着漿糊桶，一個夾着一卷告示，一先
一後的走上碼頭。)

甲 我想在這桶上可以貼上一張告示。

乙 最好先問一問警長。

(警長上，用電筒向四面照着，看到欄桿，慢慢的踱上石級。)

乙 這兒能不能貼上一張告示？

長 (望着河面，沒有回答。)

甲 我們在這桶上貼上一張告示，好嗎？

長 (自語) 這兒有一道下河去的石級，是應該特別留神的地方。假使那個從監牢裏逃出來的三江好從這裏溜下去，他的同黨就可以划隻船來接他逃走的。

甲 警長，這桶上能貼上一張告示嗎？

長 好罷，你們貼上去得了。

(甲乙貼上告示。——告示上不可少的是：

三江好的畫像和「贖賞五千元，捉拿義勇軍三江好」十三個大字，其餘還有寫着不清楚的小字。)

長 (讀告示) 粗眉，大眼，瘦長的臉，個兒高高的，——要靠這上面，想認清楚三江好的相

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惜在他逃出監牢以前，我沒有機會見他一面。他是個了不起的傢伙，他曾經帶領許多義勇軍打遍了不少地方，在黑龍江、松花江、鴨綠江這一帶地方，把我們滿洲國的軍隊和日本的皇軍打得七零八落的，所以纔有這個三

江好的混名，我想這次監牢裏一定是有人把他捉走的。

甲 政府口懸賞了五千塊錢，來捉拿像他這樣一個有本事的人，真是嫌太少了。不過，我們要是能捉住了他，不單是能够發一筆大財，而且還可以升官啦。

長 現在這個地方讓我自己來看守，我想他要是從這裏逃走，一定是逃不出我的手的。也許從碼頭那邊溜了過來，他的同黨也許在下面等着，要是一給勁逃走，那就麻煩了。現在關內鬧得很緊，察北的大日本皇軍吃了敗仗，失掉了好幾縣南口又打不下

來，上海的戰事也不順利，這兒關外義勇軍

趁這個機會更加緊活動了。所以這回上邊命令我們一定要捉住他，就怕他再跑到森林大山裏去，無法無天的鬧起來，響應關內，那麼一來，我們這地方可不得安寧了。

乙 不過，像他這樣一個義勇軍的領袖，要是能給我們逮住了，不單是老百姓要恨死了我們，就是親戚朋友也要罵我們吧？人家都說他是一個愛國的青年……

長 得了，得了。話雖這麼講，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吃的是滿洲政府的飯，得替滿洲政府盡我們當警察的責任，不是滿洲帝主要靠我

甲：

們來維持治安嗎？要是沒有我們，那些無法無天的義勇軍就更多了。那末一來，日本老爺就沒有好日子過了。他們沒有好日子過，那我們還盡誰吃飯呢？好了，趕快走罷，你還有許多地方要貼上告示。事完了趕快回到這兒來，不要讓我一個人等在這個黑夜裏，怪冷靜的。這個電筒你們帶了去。

可惜我們要陪你也不能够，上面應該多派些人來才對。警長，願你碰到好運氣。

如果你一個人逮着他，得到了賞，可別忘了咱們哥兒倆。

（甲乙向另一條路走去。）

長 （望着告示）不錯，五千塊錢，還能升官。要是五千塊錢到了手，豈有不少用處。那個時候，我也可以樂一樂了。（一個公衫襤褸

的老人，忽然，右手出現，正想溜上碼頭，警

長突然轉身。）

長 往那兒去？

人 老爺，我是個賣唱的窮老頭子，我想到河下面看。看有沒有停着的船，要是有的話，我

想賣兩個小調弄幾個銅子買塊大餅吃吃。

長 黃住，教他站住，你不能往那邊去。

人 吧，老爺你不要我下去嗎？那我今天晚上又

沒有飯吃了。唉，窮人總是倒着到處看，沒有

我們過的日子了。

長 少廢話，你到底是幹什麼的？你是誰？

人 老爺，我不是告訴你了哩？我是個賣唱的。在

這一帶誰都知道我，我個紅鼻子，油嘴兒。

長 紅鼻子，油嘴兒？這個名字可怪生的。

人 啊！別說在這一帶，就是在全黑龍江誰不知

道我呢？

長 你上這兒來是幹什麼的？

人 我們官唱的人還不是唱到那兒，走到那兒。

哦！警官老爺，聽說這兒最近抓到幾個義勇

軍是不是還有兩個是女的……

受 別再多囉嗦，響我滾開。

人 是空，我就滾開。

長 回來，不指望那邊去，今天晚上誰都不准往

碼頭下面去。

人 那末，我就坐在這碼頭上面，等一等，說不定

會有那一個船家來買我個小調，讓我有

頓晚飯吃。

長 走開！我告訴你，今天晚上，誰都不准在這碼

頭上待着。

人 好罷，要我走，我就走好了。人窮了，日子真是

難過。哦，警官老爺，我看你一個人待在這裏

也是悶得很，還是我來跟你唱個小調，替你

解解悶罷！這是一首很好聽，叫做「十二月

想郎。哦，你不喜歡這個，這首好，這首好。

長 走開！

人 噯，等你聽了再說。

大同府呀，

九龍牌呀，

你是哥哥的呀，

要命鬼啲，

長 不要鬧！

人 （收起歌本，向石級走去。）

長 往那兒去？

人 自然你叫我去，就去了。

長 不要裝傻！我沒有叫你到碼頭下面去，我是

叫你回到鎖上去！

人 是叫我回到鎖上去嗎？

長 對了，是叫你回到鎖上去。這兒，（用手指往

鎖的去路）你替我滾你等着幹麼？

人 警官老爺，我知道你等着幹麼了。

長 這跟你有什麼相干？

人 我很認得你等着的這個人，我很知道他，啊，

我得走了。

長 你認得他，回來，回到這兒來。你說說看，他是

怎麼樣的。

人 是叫我回來嗎？警官老爺，你要送掉我的老

命啊！

長 你這話怎麼講？

人 沒有什麼，要走了。說是五千塊錢的賞格，就是五千塊錢，我也不敢站在你這樣危險的地方。

長 爲什麼不敢回到這兒來，回來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你在哪兒見過他？

人 我在我的家鄉對青山見過他。我告訴你，你要是給碰到像他那樣利害的人，怕連站都站不穩呢。

長 這是什麼話？

人 他的本領誰不知道，不說別的，就談打槍吧，他不管是站着，走着，或是騎在跑馬上，總是

百發百中，他能够雙手開槍，如果他要打你

眼睛的話，絕不會打在你的眉毛上。有一次，在牛頭山的山頭上，有一個日本佬，在那個山頭上打望遠鏡，真巧不巧，三江好騎了匹馬去打那兒，說時遲，那時快，他就用左手拿起了槍，嘖的一聲，日本老爺就從山頭上倒栽了下來。

長 他可這麼利害嗎？

人 利害利害的，事情多着呢！還有一次，三江好帶十幾個弟兄，給一大隊的日本兵包圍在一座小山裏，那些日本兵以爲這一次一定要把他抓到了，那知道，三江好騎了一匹

白馬，雙手開着槍，衝了出來，打死了兩個日本老爺，還把其餘的日本兵都繳了械。

長 是這麼可怕嗎？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人 你怎麼會聽見呢！像這種丟他們臉的事情多着呢。日本老爺和滿洲政府怎麼會把它登到報紙上去，給你看見呢？你瞧，他們有那麼多回兵，連一個三江好都抓不到，哈哈：

：（冷笑）

長 這些事情是真的嗎？

人 像這樣的事情多着呢。在臨江那個地方，政府派了許多人來捉拿他。在一個碼頭上，也是在月亮光底下，有一個日本警官碰到了

他，他只用了一塊石頭，就把那個日本警官結果掉了。

長 是這樣嗎？是在那個地方當差事，真是可怖得很。

人 正是這樣的。譬如說，你站在這兒，望着那一邊，以爲他從碼頭那邊過來，而他却可以從背後溜了過來，在你還沒有來得及提防到他的時候，他可早就打上你的身了。

長 那麼，照這樣說，要逮他那樣一個，一定要把全城的警察都調到這兒來了？那怎麼成呢！

人 可是，要是你不討厭我的話，反正我今晚上

也沒有事，我到願意幫你的忙。我何以坐到那隻桶上去，那我至少能够替你望着那一邊。

長 那麼，要是他來到我們跟前，你真的可以認得他嗎？

人 嚇，別說是到了跟前，就是他在老遠的，我也能認得出來的。

長 哦，你是要認分我這五千塊錢的賞格吧？

人 這是那兒話？像我這樣一個倒霉的人，會想要發這樣一筆大洋財嗎？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話，那我還是回到鎖上去，比較安心得多了。

長 那末，也好，你就留在這兒吧！

人 好吧。（爬上桶去）警官老爺，現在我到有點奇怪了，像你這樣走來走去，不覺得累嗎？就是累，也是習慣了。咱們當警察的，總要吃這點苦頭的。

人 今兒晚上，說不定還有麻煩的事情要幹呢！我看你還不如趁現在休息一會，這桶上還坐得下去，而且你坐了上來，可以望得遠一點。

長 你說的也對。（坐上桶去，他們背對背的望着）哦，你這樣說話，真倒覺得有點奇怪了。警長老爺，借個火。（長授火給他，那人點着

了煙)你也抽口煙吧,抽了煙,你就可以不打瞌睡了。你等着我來替你點火,不要回過頭來,望好了那一邊,性命要緊啦!

長

不要怕,我不會練忽的。(點上煙,兩個抽煙)唉,當警察的真是不容易,深更半夜的出來巡查,受盡了千辛萬苦,尤其是我們這兒老百姓恨死了我們,說我們是走狗;義勇軍又罵我們是漢奸。天天還得受日本上官的氣,聽他們擺佈,沒有一點自由,只許服從命令。偏偏義勇軍又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我們的事就更麻煩更危險了。

人

(唱)

正月裏來正月正,

我與小妹妹看花燈;

看燈是假的呀,

妹子呀,試試你的心。

噠味呀噠味。

X X X X

二月裏來龍抬頭,

我與小妹妹……

長 不要唱了,這實在不是唱小調的時候。

人 我不過是唱個小調來提神罷了。替長老

爺,我一想到他我就好像去了魂似的。你想

想看,我們只顧坐在那兒,而他也許會偷偷

撲撲陶走近我們的身吧！

長 你不是留神望着嗎？

人 望是望着呢，可是一點好處都沒有，我不是

一個傻瓜嗎？（忽然）啊！什麼，什麼東西

打了我一下吧？

長 你就不要這樣疑神見鬼的罷，要是唱歌能

够提起你的精神的話，你就唱吧！

人（唱）

胖胖的大姑娘，

打扮得花一樣，

你爲甚出來進去，慌慌張張，悲悲傷傷，

淚汪汪？

莫不是，你孤零零的悶得慌？

（白）嗯，不是，我心癢癢，

反調引起了我的新的愁！

長 不對，你最後的兩句唱錯了，應該是這

樣：

嗯，不是，我的心思難講。

（唱）反調引起了我的新的愁！

這樣才對呢！

人 噢，不錯，不錯，你唱對了，你比我唱得好。可是

我到有些奇怪了，你怎麼會唱這個小調的？

長 這有什麼奇怪的，在我的家鄉御道溝是誰

都會唱這個小調的。

人 怎麼，你府上是御道溝？

長 是的，我的家鄉就在御道溝。

人 那麼，你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長 說起來也不算遠，五年前大日本皇軍打到

御道溝的時候，我逃出來的。

人 哦，你也是被打得逃出來的。唉，提起東洋兵

打到御道溝那年，我正在那兒賣唱，說起來

真慘。像你能逃出來還算好的了，那些逃不

出來的……

長 哦，那時你在御道溝賣唱？你知道李家村有

個李善人家嗎？

人 李善人知道，知道。唉！他老人家就在日本兵

來的那天給他們打死了。

長 給他們打死了？那麼，那麼他家的老太太呢，

他家的媳婦呢……？你知道她們怎麼樣呢？

人 老爺，你別再問了吧，說了真是叫人難受！他

家的老太太和媳婦也都死了……

長 都死了？啊！怎麼會都死了呢？

人 老爺，你爲什麼這樣難過呢？你問他做什麼

呢？

長 啊！我素與告訴你啦，我就是李善人的大兒

子……

人 你是李善人的大兒子？

長 是的。你快點告訴我，我媽媽和我的老婆是

怎樣死的？

人 好，我告訴你吧。在日本老爺兵到御道溝的

那天晚上，你媽媽跟你的老婆給廿來個日本老爺兵拖到樹林裏去睡了一夜，第二天有人在樹林裏看見你的媽媽，她胸口上給刺上了幾刀。你的老婆呢，連兩個奶子都給他們割去了……

長 這是真的麼？

人 怎麼不真，我也是親眼看見的。

長 （痛苦地）哦！那麼我的弟弟和妹妹呢？他們怎樣了呢？

人 他們現在跟你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在

他們看來，你現在是漢奸，可是在你看起來，

他們都是土匪！

長 怎麼？他們都投了義勇軍了？

人 是的，所以我說這個世界真有點兒奇怪，弟弟和妹妹做了義勇軍，哥哥却做了捉拿他們的人。

長 你快點告訴我，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人 你要去找他們麼？他們現在關在監牢裏了。

長 他們都關在監牢裏了？

人 是的。你想他們要是知道你現在是做了一個滿洲國的警長，怎麼不會罵你是個漢奸

呢

長 你別這麼說吧，我是因爲逃出來沒有路走

才當這個洗碗飯吃的差事的。我不是一個

沒有血性的男子！

人 對的，一個男子漢應該有點血性才對。

長 噓——我看見前面有個人來了（下桶去

看）啊！原來是條狗。

人 警官老爺，說不定有一天，滿洲政府判定了

你的弟弟和妹妹的死刑，也許將來砍掉他

們腦袋的那個人就是你吧！

長 真是難說，到那時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

麼辦才好。（喘，稍等）這是什麼（抓住

那人的手臂。）

人 跳下桶去，向水而望着，聽了一會，走向，沒

有什麼，老爺。

長 我想這怕是隻船，是三江好的同黨划隻船

救他逃走的。

人 沒有什麼，警官老爺，要是你那個時候沒有

離開家鄉，沒有和他們分散，說不定你也會

跟着他們在一塊兒幹了吧？——警官老爺，

你在想什麼？

長 我想什麼，不關你的事！

人 假如你沒有和他們分散，也做了義勇軍，你

也會給關到監牢裏去吧？如果你能從監牢

裏逃出來，說不定你也會偷偷摸摸的向這條

水路逃走吧？

長 不要跟我講這些話！

人 警官老爺，你聽我說下去，假如你沒有當警

官……

長 （止住他）叫你不要給我講這樣的話，我得盡我的責任。（向四望了一下）這是隻船，我聽見打槳的聲音！（走向右，向河下望。）

人 （唱）

我告訴我同志們，

我們聚會在哪里：

就在河岸的老地方，

瞞不過我和你。

長 停住！不許唱！

人 （得更響了）

記着那個暗號，

叫起那進行的曲子吧；

背上你的槍，

就在那光明的時候。

（朝霞開始在河岸露出來了。）

長 假使你再唱，我就要抓你了！

（一陣囁聲從下面響，震蕩空中。）

長 這是暗號！（站在那人和石級中間）你一

定不能走過這條路——站得後些——你

是誰？

人 你不問我，

（拿下假髮 假鬚）

長 你正是我要捉的人？

人 是的，我就是三江好！

長 媽呀！你這個混蛋，你騙我，你欺騙了我。

人 現在，在我頭上有五千塊錢。在下面河裏有

許多弟兄，他們要把我帶到一個新的地

去。

長 我是當警察的，我得盡我的責任，我不能放

你走。

人 哼！盡你的責任！你不想想看，你現在是替誰

在做事情？你難道忘了是誰殺害了你的媽

媽和你的老婆，是誰殺害了成千成萬和你

媽媽老婆一樣的中國人……呀！那是什麼？

（裏面的聲音）

乙 到，剛才我們就在這兒分手的。

甲 謝謝。

長 這是我的伙伴來了。

人 好，朋友，要是你還沒有忘記你是一個中國

人，要是你還有點血性的話，我想你該不至

好 [三

人 朋友你願意放我麼？還是一定要我叫你

於我走呢？

于陷害我三江好肥？

（藏到桶後面去。）

（甲乙上。）

乙 警長，告示我們已經貼完了。

（警長急忙把假髮藏到身後。）

乙 有人從這條路上來過嗎？

長 （稍等）沒有。

甲 一個都沒有嗎？

長 一個都沒有。

甲 現在告示也貼完了，我們可以陪着你了。

長 我不用你們陪，這兒沒有你們的事。

甲 不是你自己叫我們來陪你的嗎？

長 你們先回去吧，讓我一個人在這兒。你們這

樣的嚷着，誰還會上這條路上來？這地方應

該沒有一點聲音才好。

甲 也好，那麼你把電筒留下吧。

長 我不用這個，你們帶了去。

甲 你有電筒方便點。

長 帶了去，不要囉嗦！

甲 你瞧，你有個電筒，可以時常同黑暗的地方

去照一照，（一面說，一面照，剛巧照到桶後）

什麼？這里有個人！

乙 （上前）有個人？

（那人從桶後出來。）

甲 你是誰？躲在這兒幹麼？（用電筒向他臉照

着）啊！他不就是告示上的人嗎？哈哈……

警長，五千塊錢是我的了，哈哈……

長 弟兄們！我們不能夠抓他。

甲 不能夠抓他？奇怪，警長，你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這五千塊錢你不願意讓我拿到手呢？

長 不弟兄們！現在我想我們不能再幫着東洋

上司殺害我們自己的中國人了。我們只是

爲了吃飯，他是爲了搭救我們東北的成

千成萬受苦受罪的同胞。我不忍心再做這

樣沒良心的事了，簡單的說，我不願意殺自

己的同胞，我要放走他。

甲 笑話！你在這時候說起這麼漂亮的話來啦！

（對乙）怎麼？你也不要分這五千塊錢麼？

乙 我不願意做漢奸。

甲 那麼我是漢奸了。他媽的我就共漢奸！這五

千塊錢我是一個人的了。（舉槍欲打三江

好。）

長 （取出手槍）把槍放下，你們想一想，願不

願意放走他。

乙 （沉默甚久）願意！

甲 什麼？

長 （對甲）你快說，怎麼辦？

甲 （舉槍對長）我先打死這……

長 (開槍將甲打倒)

人 謝謝你們，好朋友，今天你們幫了我這樣大的忙！我非常感激你們，說不定將來我會同樣的報答你們，那個時候，被壓迫的中國民族都升了上來，壓迫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倒了下去。

長 朋友，這話說得對，可是我們在這兒怎麼辦呢？

乙 是的，請你告訴我們，在這兒我們怎麼辦？

人 怎麼辦？我問你們，願意跟我走嗎？

長 什麼，可以跟你一塊走嗎？

人 是的，兄弟們，在河那邊，有我們許多的弟兄，

乙長

等着我們一塊去跟日本兒子拚去呢。弟兄們，走吧，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
好去！

(人向河下做噓聲，河中立即回應。他們相繼跳下碼頭去。)

(陽光升得更高了。)

(進行曲的合唱由近而遠，在聲聲中聲下。)

排演說明

本劇是根據一個極有舞台效果的劇本改

編的。排演者必須挑選中位熱情而且頗有演技的演員來担任劇中的警長和三江好，自然後者更須具備有歌唱的訓練的。

除了注意演員的熱情和演技之外，排演者更須注意空氣的創造與把握，情緒的變化與發展。

個性方面，甲、乙的不同點不宜表演得太大。

因為他倆畢竟同是偽警，三江好的熱情，偽警和豪壯應儘量發揮。警長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宜有深度。

至于籠罩着全劇的陰森的壓力，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東北同胞的掙扎這氛圍的有無，足以決定這劇的效果之大小。演出者應多多地努力的。

戲劇叢刊之一

抗戰報劇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享

編著者 尤兢

發行者 張靜盧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總店：交通路六二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廣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漢再版

發行額六〇〇〇冊

實價每冊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

享

出版物：第0159號
乙項：第79號

#82

4.30144

4.30144

h

mp

s

